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九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李堦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九下

丙辰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悦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集覽 第五倫第五複姓元和姓纂云出於齊諸田之後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其名也長安市長安縣司市也周禮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扶夷長扶夷縣之長也 質實 一統志百官志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 云第五

倫長陵人扶夷漢之縣名屬零陵郡長沙王子義封為扶夷侯國即此東漢省之故址在寶慶府武岡州城東北二百四十二里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

二月帝東廵封泰山禪梁陰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廵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

駟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群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周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延平陳氏曰三十年群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篤也

集覽 會昌符符者讖記之書也會昌其書之名赤劉之九赤火色漢姓劉以火德王故尚赤赤劉猶言炎正也九世數也光武高帝九世孫故云河洛讖文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

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孫奭示兒編曰河出圖洛出書論語與易大傳兩言之而已春秋緯乃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讖符命之書也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謂當用玉牒書藏方石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為泥詳見郊祀志玉牒注見武帝元封元年泰山下南方泰山之陽也梁陰山北曰陰謂梁父山之北也瓚曰梁父泰山下小山也莫善於許懋梁武帝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許懋諫之而止

質實 一統志云岱宗注見章帝元和二年梁父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一百一十里漢嘗以此山名縣

書法 先是群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於是亦不得為有定見矣書譏之

發明 唐貞觀間群臣有請封禪太宗不許綱目備書于冊今此建武三十年群臣亦請封禪光武不許綱目何為削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所謂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以異也然則封禪是耶否耶先儒辯論既已詳矣秦皇漢武之侈心何足多述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確然不惑者惟綱目樂予人為善故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書封禪者皆譏之貶之也

三月司空純卒○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

書法 改元不書此何以書非常也自文帝以來改元多矣此其為非常何帝即位三十一年不改元矣於是特改中元以是為異也故書是故文帝改後元書更世祖改中元書改皆異之也

○六月以馮魴為司空質實馮魴南陽湖陽人○司徒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集覽醴泉言泉之味甘如醴赤草朱草也孝經援神契曰德及草木則生朱草

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輙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而記焉

書法宣帝之篇書鳳皇甘露降集矣此其書言甘露降何疑辭也若曰郡國之言云爾是故世祖中元之甘露書言是年桓帝永康之黃龍書言元年齊高湛之河清書言陳壬午年皆疑之之辭也終綱目書甘露二宣帝元康二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秋蝗

書法 書蝗何為災也上書醴泉赤草下書秋蝗則醴泉赤草之不為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産芝九莖而繼書旱元封二年世祖書醴泉赤草而繼書蝗是年綱目之意微哉

○冬十月以李訢為司徒○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書法 書尊薄太后何譏也文帝之立也呂后不書太絶之於帝矣則薄太后之尊宜也何譏焉后不書太誠絶之於文帝矣其書呂后則固未嘗絶之於高帝也於是遷主于園四時上祭可乎尊薄太后曰高皇后卑其祖也至以配食地祇益不稱矣綱目於此書曰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

后主于圜又書曰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
時上祭辭繁不殺所以著其甚不可也

○十一月晦日食○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
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
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
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
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
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
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
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
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
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
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

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范曄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集覽 赤伏符注見建武元年見事謂常見之事註誤注見元帝建昭二年黃白之術丹竈之事也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抱朴子論僊篇曰夫作金皆在神僊集漢淮南王安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所用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隻偶猶易所謂奇偶也所處猶言方所也非經言讖文不合經典

正誤 見事今按見當音現見在之事即常見之事也所處今按處上聲謂靈臺所宜處之地也

質實 六安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六國

書法 書起何兼靈臺言之也建辟雍盛典也而繼有宣布圖讖之書則帝之所學駁矣特書讖之書圖讖始此終綱目書圖讖五是年丁亥年晉武帝孝武帝寧康三年秦齊乙丑年魏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皆禁之者也惟光武書宣布為譏辭

發明 賊莽詐稱符命篡奪漢祚公孫述自陳符命竊據蜀土皆不免敗滅此帝之所親覩者也帝既君臨大寶踰三十載乃始宣布圖讖於天下何哉且帝之中興漢業以間關百戰得之非以圖讖在已拱手而得之也彼苻堅醜類猶能禁絕讖緯帝乃宣布崇尚之曾謂聖武天挺之君乃不如夷狄敗亡之酋乎書以譏之宜也

南單于比死弟莫立考異 南上漏匈奴二字

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縉紳是後遂以為常

丁巳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書法　書初何緩辭也二年書立郊社于城南矣至祠后土則如河東於是始正北郊之位蓋中興三十有四年矣故書初譏之

〇二月帝崩

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

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憙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正色横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内外肅然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况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為秋霜無為檻羊人主崩七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集覽經理五經之義理將護將兵護送也白水鄉名即春陵也屬南陽蔡陽縣按光武本紀注舊宅在今棗陽東南宅旁二里有白水是也當為秋霜無為檻羊正義曰秋霜有肅殺之威當為此也檻籠也羊在籠中受制於人可不為此

質

實白水鄉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

書法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先綱目有特書三起兵則書漢宗室興復帝室至河北則特書除莽苛政皆王莽所無也故其即位也特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

元年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襃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畧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原陵原陵

在河南府孟津縣西至本朝載於祀典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集覽**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公羊傳莊四年文也何休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豐卦闚其戶閴其無人注閴苦鵙反壯者慮輕男子三十曰壯明帝年方三十故自稱壯者輕去聲慮輕者言無遠慮也左傳曰輕則寡謀左右讀作佐佑**正誤**上無天子今按此因光武初崩故云

與公羊註義不同

質實 高密縣名注見漢王邦三年吳良臨淄人

燒當羌反遣兵擊之敗沒冬復遣馬武等討之考異提要

無等字討字當依上文作擊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鄧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集覽 燒當西羌種號也無弋爰劒之後從爰劒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燒當時元帝朝也燒當復豪健子孫更以為種號居河北大允谷滇良羌豪姓名滇音顛本西夷國名或曰句就種羌也史記漢書並作滇越國楚莊王弟莊蹻為國於此漢武時

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其後因以滇為氏馬滇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先零注見宣帝元康四年盱呴于反允街史炤通鑑釋文曰允街邑名也屬金城郡案金城郡今蘭州是在鞏昌路允音鉛允吾邑名也屬金城郡允音鉛吾音牙

質實

一統志云允吾漢初縣名為金城郡治所東漢末廢之故城在臨洮府蘭縣西南五十二里

戊午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具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葢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

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于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處廟祏而不重設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於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何以加諸

集覽 即遠而無退即就也就使墓陵路遠亦須送至而無退卻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墓只藏體魄而鬼不在焉不當祭而祭之是致生之也廟者神之宅鬼靈在焉當祭而不祭是致死之也記檀弓上孔子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云之往也死之生之之謂無知與

有知也為猶行也知音智左傳子産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注人生始變化而為形形之靈者名曰魄若視聽運動之類魄屬陰其中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曰魂如精神性識之類迎精而反主於廟中主神主也謂迎其精靈反歸其神主安置于廟中致隆謂致此隆禮有知知靈也虛廟祏而不重設重去聲再也言祭於陵園而不再設祭於廟也廟祏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宗祏原廟注見惠帝四年折衷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折衷籩籩注見文帝六年籩豆籩以竹為之口有縢緣形如豆容受四升以盛乾物豆以木為之高并口員徑一尺二寸漆赤中以盛濡物尊彝尊與樽通酒器也彝宗廟常器也與爵相似周禮六尊六彝以待祭祀賓客注獻尊飾以翡翠也獻通作犧鄭氏以獻與犧皆音素何反王肅讀為犧牲之犧象尊飾以象骨也著尊謂著地無足也著直畧反壺尊謂以壺為尊也大尊太古之瓦尊也大

音泰山尊畫山雲於上也雞彝謂刻而畫雞之形於彝也鳥彝畫鳳凰之形斝彝畫禾稼之形黃彝黃目尊也虎彝畫虎之形蜼彝畫蜼之形於彝也蜼猴屬也音誄鼎俎鼎和五味之寶器俎所以薦肉也詳見周禮鼎俎之圖

正誤 即遠而無退今按禮記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推柩而反之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註謂喪事一節遠於一節有進而往無退而還豈可推柩而反之乎愚謂即遠者漸就于遠也集覽誤

發明 朝陵之失胡氏既已論之矣綱目書此亦譏之爾自是而後凡書朝陵者皆倣此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質實 高密縣名注見漢王邦三年

諡曰元

東海王彊卒

東海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詔沛王輔等詣魯省疾戊寅彊薨臨終上疏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等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集覽 息政息謂子也生息之義政其子之名供養供居用反養弋亮反追惟惟思也

書法 廢太子未有書卒者書此何善彊之能處廢也外此則惟承乾書卒然與彊胥壞矣綱目書廢太子十二書太子廢二其書卒者二而已是年彊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承乾

秋七月馬武等擊羌破之○祭肜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考異此討字亦當作擊

遼東太守祭肜使偏裨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集覽武威注見光武建武九年玄菟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好時侯耿弇卒質實好時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

登靈臺望雲物集覽冠冕冠有邃延曰冕注見平帝元始五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集覽大射禮注見成帝鴻嘉二年○冬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

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
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
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輙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
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
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
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
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
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
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胡氏曰觀顯
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
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
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
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也必矣集覽養老禮記內則
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憲法也五帝養之
為法其德行也有讀曰又三王養之又從之求善言

可施行也三老五更東漢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各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顏師古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鄧展曰漢直以三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謂以父道事之所以示老老也兄事五更謂以兄道事之所以示長長也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劉攽東漢刊誤曰天地之事之字當作人字言知天地人三才故曰三老禮記鄭玄注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象三辰五星又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為更當作叟老人之稱也未詳孰是服都紵大袍服衣著也都謂都布也以綿裝衣曰紵袍褻衣也謂以都布為大袍而紵之以綿續漢志都紵作絺紵誤矣都布注見光武建武四年冠進賢冠去聲進賢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

八寸後漢改名進賢執爵而酳爵禮器也酳音胥漱也所以潔口祝哽在前哽者食留咽中也老人每食多哽故於未食前祝之使毋哽也祝又職救反下同祝饐在後饐者食窒氣不通也於已食後祝之使毋饐上自為下説句絶上謂天子也為去聲自為其下説書圜橋門而觀聽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水圜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圜橋門賜榮爵關内侯通鑑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脱躬字榮傳袁宏漢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養終厥身養去聲供也以其俸禄養之盡其天年天年天下三老謂鄉縣之三老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太常府百官志太常卿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設几杖設施陳也几老者所馮杖老者所依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避位發難避位猶言出席發舉也難去聲舉所疑而難問也摊經而進擁持經

書而前進首山徐廣曰即雷首山在河東蒲阪縣封禪書所謂薄山也括地志云薄山一名襄山一名雷首山一名首陽山在陝州芮縣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蒲阪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專門章句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其專於分章析句之學也儒林傳贊塗分流别專門並興注云説經者各自是其一家

正誤 祿養終厥身今按下奉上曰養如養父母之養則去聲人君養賢之養只作上聲

質實 一統志云李躬梓潼人首山在開封府襄城縣南五里集覽以首山即首陽雷首等山為桓榮所葬之處蓋此山在平陽府之蒲州而桓榮乃沛郡龍亢人豈有賜葬如此之遠之理哉且襄城縣有首山又去沛郡不遠愚故備考而明之觀者詳焉

書法 書美之也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宣布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

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文治可謂盛矣故詳書之終綱目書臨學二書視學三書詣學二詳

光武建武五年書養老四是年後主景耀元年魏主髦齊壬申年魏主宏陳癸未年周主邕而魏宴國老庶老於華林不與齊丙子年

發明

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饗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彬彬可觀書之于冊足為美稱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之又曰昭哉嗣服繩其祖武顯宗有焉

中山王焉就國

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恩寵尤厚

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集覽　陰郭陰氏郭氏

書法　馬者何郭后所愛子也建武末年嘗遣諸王就國矣明帝請特留之至是始遣帝之待廢后可謂無纖介之嫌矣特書美之

帝如長安○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是月還宮

集覽　中牢注見昭帝元鳳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蕭何墓在西安府咸陽縣北三十五里霍光墓在西安府咸陽縣茂陵平陵之間

書法　祭臣不書此何以書錄功臣也書祭臣始此終綱目書祭臣六是年章帝元和二年祠獻王安帝延光四年祠楊震靈帝中平六年祠陳蕃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祠魏徵肅宗至德二載祠張

九齡

庚申　三年春二月太尉憙司徒訢免以郭丹為司徒虞延為太尉質實（郭丹南陽穰縣人虞延陳留東昏人）○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炟為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麄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集覽難平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冦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集覽椒房注見昭帝元始四年質

實一統志云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堡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集覽天船天官書曰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

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
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
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
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
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
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
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
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集覽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帝
王世紀湯時八年七旱遂齋戒以己為犧牲禱於桑
林之社以六事自責說苑曰湯時雖折川竭遂使人
持六足鼎祝之山川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
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何不雨之極也言
未已而天大雨澍而澍又音注說文時雨生萬物好
以耳目陰發為明七制解云喜以耳聞目見開密地
發人陰私為明提曳提音底擲也曳羊列反拖也七
制解云至見被提提紐拽郎藥盜郎官名掌宿衛姓

藥名崧河内人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記曲禮文也又荀子注穆穆容儀謹也皇皇自修正也 質實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

書法 書築宫有之矣至武帝明光始書起未書大起也書大起非譏歟帝方大起北宫未幾以鍾離一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上書大起下書既而罷之所以見其從諫之勇也故乙丑宫成不書綱目宫室書大者五是年後主建興五年魏大營宫室晉穆帝永和元年趙大發民治洛陽宫宋癸卯年宋大修宫室梁丙子年齊大治宫室唯明帝書罷宫室書罷者三是年唐玄宗開元元年敬宗寶歷二年皆美之也

秋八月晦日食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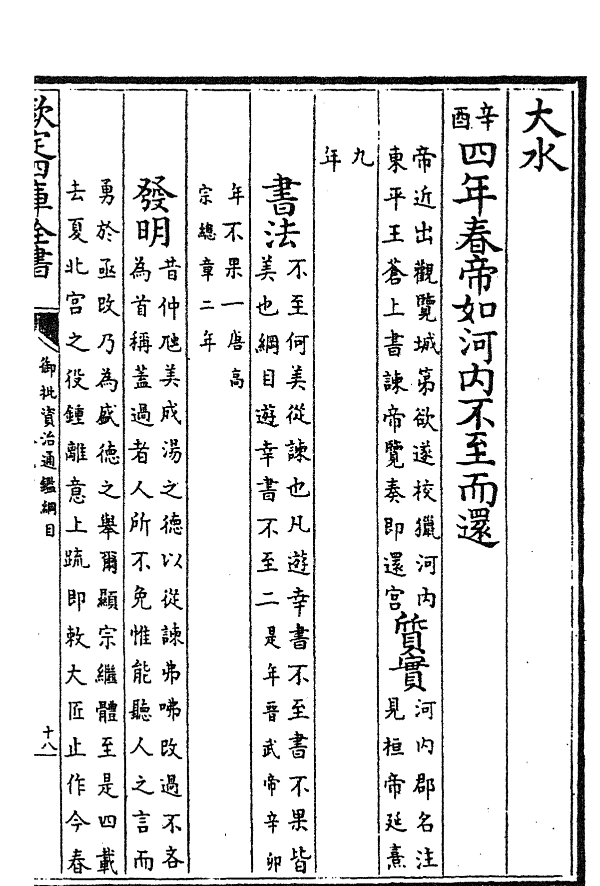
集覽 楚莊無災以致戒懼春秋楚莊王時國無天變莊王戒懼曰天不見妖天其忘余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魯哀公禍大而天不降災是天棄之也杜預曰禍大謂削弱也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集覽 敕行部去襜帷行下孟反去口舉反襜嵩占反繫平聲廣韻注襜褕蔽膝也韻會注襜褕謂帷襜以蔽前後也今敕令巡行所部郡縣時可除去之

質實 郭賀雒陽人黼黻注見周顯王五年



大水

辛酉 四年春帝如河内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内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質實 河内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書法 不至何美從諫也凡遊幸書不至書不果皆美也綱目遊幸書不至二是年晉武帝辛卯年不果一唐高宗總章二年

發明 昔仲虺美成湯之德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為首稱蓋過者人所不免惟能聽人之言而勇於亟改乃為盛德之舉爾顯宗繼體至是四載去夏北宮之役鍾離意上疏即敕大匠止作今春

校獵之行東平王進諫帝覽奏即還此亦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之意也故綱目前書大起北宫既而罷之此書帝如河内不至而還皆所以著其改過之美若顯宗者於是乎有光前古矣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為司徒伏恭為司空

質實 范遷沛國相人 伏恭東武人

○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集覽 縣飛書縣挂也飛書注見桓帝延熹八年漢有舊防此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記經解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注坊音房本

又作防質實鄭衆開封人

于窴攻莎車王賢殺之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窴大宛嬀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窴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窴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是歲于窴王廣德將諸國兵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窴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弟齊黎為莎車王

集覽 莎車注見武帝元鼎二年于窴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嬀塞國名在西域

書法 蠻夷相殺不書此何以書漢殺之也自漢以賢都護雖復中寢而賢猶詐稱西域大被其

害於是奪于寘國于寘攻
殺之以是為漢病也故書

壬戌 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
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
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
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
太傅掾為中大夫
令史為王家郎

質實 東平國名注見
獻帝興平元年

書法 書就國多矣未有書歸藩者書歸藩何特筆
也其特筆何賢蒼也若蒼者可以為漢藩矣
故自為驃騎
至卒六書之

冬十月帝如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冦五原雲

中南單于擊郤之○安豐侯竇融卒考異提要此句上有十二月三字

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集覽六安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六國

質實安豐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七年內黃縣名注見唐昭宗大順三年

癸亥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集覽王雒山通鑑釋文曰在廬江郡雒或作雒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書法 書禁浮詞何特筆也世祖書封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詞皆特筆也終綱目書得鼎二武帝元鼎四年是年自是無書得鼎者矣

甲子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

書法 西漢之世皇后書崩不書葬書葬者必有故也許后弒傅太后藩妾至東漢始書葬不書葬者亦必有故也世祖郭氏和帝陰氏桓帝鄧氏靈帝宋氏皆廢獻帝何氏弒后書葬自此始貽烈

以後復不書葬晉復書之宋以後不書惟路太后以讖書隋唐復書之唐自鄭太后而後無書葬者矣

○北單于求合市許之考異北上漏匈奴二字

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以宋均為尚書令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

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設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告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集覽　閑督郵府督郵官名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馮鑑續事始曰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隋以録事參軍代之掌勾稽文簿舉彈善惡今閑其府門示無事也

正誤　閑督郵府內今按府字當連內字為句督郵乃督察屬縣事務者九江無事催督故閑督郵於府內不令妄出也

質實　宋均南陽安衆人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乙丑　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以虞延為司徒○以吳棠為度遼將軍

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

集覽 須卜骨都侯須卜注見平帝元始二年骨都侯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五原曼栢五原郡有曼栢縣案五原今勝州連谷縣是也曼音萬

質實 耿國扶風茂陵人況之子弇之弟五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元年

書法 建武之末北匈奴求和親以皇太子諫不許後雖許之漢與南匈奴未隙也故永平之五北虜入冦南單于猶擊却之於是間一歳耳北虜求合市則忘其前言身自許焉自此疑隙遂開而

度遼營不得不置矣故謹書之

秋大水

郡國十四大水

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考異

據分注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則此句上當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置於鴻臚寺竊考後魏孝明神龜元年遣使如西域求佛書綱目大書示戒又觀歷代崇信異端如晉成帝咸康元年趙聽其民事佛孝武太元六年立佛精舍於內殿後秦姚興弘始七年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後魏文成興安元年復建佛圖獻文皇興三年置僧祇佛圖戶宣武永平二年親講佛書作永明閒居寺孝明熈平元年作永

寧寺宋明帝泰始元年作湘宫寺梁武帝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三捨身於同泰寺大同三年修長干塔中大同元年講佛書於同泰寺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以道士為沙門陳武帝永定二年捨身於大莊嚴寺周静帝大象二年復佛道二教隋文帝開皇二十年禁毁佛天尊及神像唐高祖武德九年罷沙汰僧道高宗顯慶二年遣天竺方士歸國中宗嗣聖二年太后以僧懐義為白馬寺主七年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代宗永泰元年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大歴二年作章敬寺三年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内出盂蘭盆賜章敬寺憲宗元和十四年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武宗會昌六年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宣宗大中元年敕復廢寺懿宗咸通三年置戒壇度僧尼十二年幸安國寺十四年遣使迎佛骨凡若此者綱目莫不悉書况漢明帝求佛書啓釁端為天下後世之禍致堂胡氏論之詳矣朱子感興詩云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葢嫉之甚矣獨此

闕漏不書所與訥齋趙氏書云未及細看者或此類也

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集覽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如今之苦行中華翻為近住章懷曰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釋氏要覽曰優婆塞乃梵語也又謂之鄔波索迦秦言

名善宿男唐曰近事男一名清信士桑門即沙門也如今僧精於其道者號沙門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梵云沙迦懣曩又云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謂之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佛列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寀佛地論曰佛覺也覺一切種智後能開覺有情如夢覺故名為佛普曜經曰佛兆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國淨飯王宫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天竺注見武帝元狩元年身毒

是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宫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朿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書法　特筆也詔求極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於是可謂賢哉綱目特書復以深美之是故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詳惠帝七年無不有大應者帝則國家無事明年而以大有年書帝誠有以回天矣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書舉士者五求言者三而已詳文帝二年

發明　詔以極言復示百官蓋特筆也顯宗有聽言之美故其書法如此

以鄭衆為軍司馬

初鄭衆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然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

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常揚漢和親誇示隣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懐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揺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集覽要致要平聲刧也三十六國注見哀帝元壽二年西域揚漢揚者稱説也駮議漢雜事曰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駮者

執意不回猶如色之間雜也萬分離析言多端分析為害庶遼謂庶遼將軍吳崇

今按要猶邀求也萬分離析

今按萬分猶言萬分一也

正誤 要致漢使

書法 一軍司馬爾何以書予節也衆不拜單于故於是特書予之

丙寅

九年夏四月詔司隷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隷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集覽 歲上墨綬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皆銅印墨綬其中有治狀尤異者每歲各貢一人治狀尤異政治出乎衆人之上者與計偕上注見武帝元光五年

大有年集覽 大有年注見唐太宗貞觀四年

書法入綱目以來未之有也於是特書書大有年始此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是年梁武帝乙酉年唐太宗貞觀四年玄宗開元十三年皆歲時也書有年二後唐丁亥年己丑年書大熟一晉孝武太元七年書大稔四梁武帝辛酉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德宗貞元三年憲宗元和六年書麥稔一唐代宗永泰元年

發明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綱目取法春秋亦有詞同而旨異者亦有自立義例不以春秋之法為拘者要在學者審觀之爾春秋十二公獨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先儒謂舊史災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存春秋亦不得而附益之有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有務農重穀閔雨喜雨之君而皆不以有年書者是聖人削之也春秋記異不記祥獨於二

公書有年何哉自泰山孫明復著春秋發微謂桓十八年惟此書有年者是未嘗有年書之以著其不能勤民務農之實宣十八年惟此書大有年者是民食大足書之以見其不道重歛于民常不足爾審此則是春秋未嘗予二公也至程頤子發明奥旨則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為異而特存之況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書有則他年之歉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此義然則春秋之書有年乃紀異也綱目書此豈紀異乎自周威烈王至今凡幾年矣獨此始書大有雖先漢文景盛時亦闕然無之及考班范二史惟見東都是年載此故通鑑因而紀之綱目遂得揭而書之蓋春秋記異不記祥是春秋之特筆也綱目災祥並記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天人交感故獲有年之應前史備而錄

之綱目因而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臣故詳而辨之以告後之觀綱目者云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集覽 四姓小侯袁宏漢紀曰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書法 特書也文治於是極盛矣終綱目一書而已

丁卯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

先是廣陵王荆復呼相士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是歲二月自殺國除臣屬吏民言不得以吏民為臣妾所部屬也唯食租如故使相漢故事王侯將相免官不署事者稱使相唯食所封之邑租賦而已鄭畋曰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儵音紬漢書作儵顔師古音式竹反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莊三十二年公以病將死名季子曰吾將焉致乎魯國公子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

矣季子曰是將為亂乎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飲牙牙飲而死公子牙今將爾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牙實欲自弒君兵械已成親謂父母無將如字下將而同或音子匠反非也又昭元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言將自是弒君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又史記叔孫通傳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逆亂也顏師古曰將有其意

正誤 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今按唯食租如故五字句絕下文十四年楚王英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文義同使相屬下句使字上聲相謂其國之相也

質實 廣陵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

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集覽 雅樂注見梁武帝天監元

年鹿鳴詩小雅篇名燕群臣嘉賓之詩也塤篪並樂器音喧池塤本作壎詩何人斯篇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文公集傳伯仲兄弟也壎以土燒為之大如鵞子鋭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

冬十二月還宮○以丁鴻為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集覽 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也父欲立叔齊伯夷讓之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正義曰孤竹國在平州濱東海夷齊姓墨氏或曰姓

墨氏應劭曰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致或作智字公達夷齊謚也伯叔少長之字也地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吳札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幼曰季札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國事壽夢卒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遂棄其室而耕

正誤伯夷今按伯夷叔齊之名字皆後人偽譔不可信也

質實一統志云陵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三年丁綝潁川定陵人伯夷孤竹君之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其弟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及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殷亡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按孤竹國在永平府城西一十五里吳札注見成帝永始元年延陵季子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戊辰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集覽 伏軾伏馮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采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日者猶言往日也要腹要讀為腰膂之腰

質實 東平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己巳 十二年春哀牢內附

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

集覽 哀牢南夷種名居于牢山明帝

置為縣屬永昌郡其人身皆刻畫象文衣皆著尾即今大理國也唐時號南詔

質實 一統志云哀牢國名注見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縣名東漢所置屬永昌郡晉仍舊後廢之故址在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境內故牢王國東博南縣名東漢所置晉因之後改永平縣唐時南詔置勝鄉郡宋時大理因之元初廢郡立永平千戶所後復為永平縣屬永昌府至國朝改屬金齒軍民指揮使司

夏四月修汴渠隄

初平帝時汴河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兖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

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集覽

浚儀地志陳留有浚儀縣竹書紀年云梁惠王為大溝於此郛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象而儀之故曰浚儀汴渠堤酈道元云汴出陳留浚儀縣陰溝至蒙為汴水東入泗括地志云汴渠即莨蕩渠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已東積石為堤又號金堤漢成帝陽嘉中所作樂浪音洛郎漢武時以朝鮮地置四郡此其一也千乘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洄注洄逆流而上也注謂漩洑也

質實

一統志云浚儀漢之縣名屬陳留郡魏晉以後皆因之東魏於此置梁州後周改汴州隋廢陳留郡以縣屬鄭州唐於此置汴州以開封縣省入尋復舊宋初改祥符縣金元因之至國朝改屬開封府汴渠堤即金堤也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即此樂浪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書法書渠隄謹溝洫也書隄始此終綱目書修隄四是年後主延熙十五年吳東興隄丙戌年

宋北隄甲寅年周河隄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為司空賓年融安丘人

庚午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

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書法凡書成久辭也自往年四月始修於是一年而後成用民多矣故謹書之綱目渠潭書成三隄堰書成二漢汴渠是年唐廣運渠天寶二年周汴渠戊午年梁堆堰丙申年皆用民久者也惟周河隄書成不書修則美其速成也甲寅年

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考異

提要無十一月三字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

集覽

涇縣地志丹陽郡有涇縣今屬寧國府湯沐邑顏師古曰謂以其邑之賦稅供湯沐之具記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注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潘芳袁反淅米汁也許太后即許美人也楚王英所生母

質實

一統志云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丹陽漢之郡名治宛陵縣東漢永和間析置宣城郡桓帝時省宣城復為丹陽郡三國

屬吳晉復置宣城郡治宛陵宋析置淮南郡尋又置南豫州治宣城陳改南豫州為宣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復改為宣城郡唐置宣州天寶初置宣城郡乾元初復為宣州昭宗時陞寧國軍節度宋仍為宣州屬江南東路乾道初陞寧國府元改為寧國路屬江浙行省至本朝改為寧國府直隷京師涇縣漢初所置屬丹陽郡因涇水為名晉屬宣城郡隋屬宣州唐初置南徐州後改為猷州既而州廢縣存宋元仍舊至本朝因之屬寧國府

辛未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為司徒○故楚王英自殺

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顔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

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寤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

秉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集覽 五毒顏師古曰項與手足俱加木也通鑑釋文曰五毒害人之草也如野葛狼毒之類朗陵縣名屬陽安郡按陽安今簡州是屬成都府濩澤地志河東有濩澤縣應劭曰縣外有濩澤也濩濩屋號反曲成縣名屬涿郡成或作城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者人物顏色也先是劉建辭云未嘗與忠平相識故畫建等物色以問忠平錯愕錯倉各反愕逆各反錯或作措竦也愕通作愕相遇驚也案寒朗本傳注錯愕倉卒也錯千故反愕五故反敢牾牾或作悟亦作忤牾並五故反逆也錄囚徒顏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今云

慮因本録聲之去者耳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
思慮之慮失其源矣韻會去聲有録字注寛省也太
玄蹛于犴獄三歲見録王涯説通作慮任五毒
城東平屬縣括地志云兖州邑今屬濟州**正誤**今按
李賢曰四肢及身備受苦楚也或云鞭箠灼徽纆及
釋文以為毒草皆非朗陵今按此陽安屬汝南郡非
簡州也詳見第十三卷物色今按物色謂形狀也耿
建等未嘗與顔忠王平相見必不相識故以建等形
狀問忠平不能對則知其詐也**質實**一統志云吳郡注見和帝永元元年陸續會稽吳人隧鄉縣名
未詳沿革朗陵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東漢因之晉省
入安昌縣故城在汝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濩
澤漢之縣名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隋屬長平郡唐
初於此置澤州尋移州治端氏縣後改濩澤縣為湯
城縣五代宋金元皆仍舊至本朝因之改屬澤州曲
成漢之縣名屬東萊郡後又為侯國晉改為曲城縣

隋省之故城在登州府招遠縣西五十里寒朗魯郡薛人任城漢初縣名屬山陽郡後陞為任城國晉復為縣改屬高平郡金徙濟州治此至本朝初屬濟寧府後省之故址在兗州府濟寧州東楚郡注見秦王政六年會稽郡

發明　英已廢矣而猶書爵蓋前既書其有罪所斷已明故也

初作壽陵

初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扞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集覽　扞水脯糒扞本作盂方言盌謂之盂脯乾肉也糒音備乾餱也

書法 初作何緩辭也帝於是即位十四年矣故書初兩漢作陵書初三宣帝杜陵世祖壽陵明帝壽陵皆久而後作者也

壬申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 **考異** 下文漏還宮與太初三年同

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質實** 下邳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書法 史書幸孔子宅此其書詣何不以位加道也唯君臨其臣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已唐玄宗開元十三年書幸疑誤

發明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職治職教相與並行固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自後世尊君太甚於是

有以孔子為陪臣而天子不當拜之者崇師重道之意殆不如此顯宗尊崇師傅夐絕前古觀其師事桓榮之禮蓋可見矣至魯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子宅此固世俗習熟之語學者亦習其句讀而不察者也至綱目修之始以詣孔子宅為文嗚呼吾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式閭表墓古帝王於一賢士猶敬之如彼孰謂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扶三綱垂世教天地賴之以有立人類賴之以不滅其故居宮室乃可以臨幸之禮加之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聖人與衆人等耳雖然此可與識者語未易與諛俗論也嗟夫

封皇子六人為王考異皇字羨按尊立例注曰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只從文帝初例但云子某則此當書曰立子恭等六人為王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集覽 裁令半楚淮陽裁猶言僅也諸子之封域比楚王英淮陽王延之地裁及其一半

質實 鉅鹿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樂成郡名未詳沿革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常山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濟陰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書法 景帝六子武廟立三子皆序此其不序何成帝意也成帝意則曷為不序帝之言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域裁半楚淮陽帝知節矣故畧之不序者所以成帝之美也綱目自漢宣帝以下至唐封子不悉書有故則書之

冬遣都尉耿秉竇固將兵屯涼州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肜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畤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幷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内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幷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

集覽　祭肜姓名祭則界反

彤音融馬廖姓名廖音聊左傳有辛伯廖亦以聊為名者居延注見武帝元狩二年朔方注見武帝元朔二年白山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彊富白山即太白山也匈奴呼為祁連山即此又注見武帝元朔三年祁連伊吾本匈奴中伊吾盧地明帝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唐貞觀初置伊州或名伊吾郡領縣三伊吾其一也括地志云伊州在敦煌郡北大磧之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五代史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瓜州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胡盧磧案胡盧磧漢明征匈奴屯田於伊吾盧即此地車師注見武帝元鼎二年烏孫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南呼衍史記匈奴傳有呼衍氏索隱曰呼衍本南部之號後因以為氏蓋其貴種也常與單于婚姻貴質實一統志云耿秉茂陵人國之子顯親漢之縣名初屬天水郡東漢改屬漢陽郡後廢之故城在鞏昌府秦州東南馬廖扶風茂陵人援之子下博縣名注

見唐穆宗長慶二年好畤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河西四郡注見宣帝元康四年伊吾漢之屯名即古伊吾盧地在敦煌郡北大磧之外為西北諸胡往來要路漢明帝取其地為屯田兵鎮之所後魏置伊吾郡後為胡戎所據唐初内附置西伊州尋改伊州或為伊吾郡五代時號胡盧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初領州凡數十世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至本朝初遣使入貢詔設哈密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世襲其封秦彭茂陵人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肜不見虜而還逮下獄免卒

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地耿秉秦彭擊匈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

集覽　高闕塞注見秦王政三年高闕盧水按晉書惠帝時盧水胡反史炤釋文曰盧水胡北地胡也天山注見武帝元朔三年祁連蒲類海晉灼曰在西域近天山按傳云在敦煌北其地有蒲類澤章懷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索隱曰廣志云蒲類海在蒲昌海西蒲昌海即鹽澤也又蒲類秦海注見安帝延光二年鹽澤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宜禾都尉正義曰宜禾本城名在隴西後置縣屬涼州案輿地要覽今瓜州本漢晉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絶幕注見武帝元朔六年左賢王信左賢王注見高帝七年信其名也涿邪山匈奴中山在漠北案北史魏太武帝伐柔然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即此邪音以奢反字或作涂位特進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質實　平城塞注見高帝七年平城縣一統志云蒲類海在外夷火州土魯番西南一名鹽澤又名婆悉海周四百里葱嶺于闐以東之水皆注於此漢張

嶲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海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宜禾都尉漢初所置治宜禾城晉為縣苻秦徙江漢人萬餘戶於此後魏僑置會稽郡宋省之故城在陜西行都司故瓜州西北界

書法 伊吾盧何虜要地也故特筆書之下獄書卒既出也

發明 肜之無功為左賢王信所誤爾然肜為主將偵候不明至以小山為涿邪山則何詞以逭其責故綱目明書不見虜而還以見其所坐正在此也若夫下獄既免不書死而書卒則亦以其罪不至此特卒之爾抑揚輕重之間其不苟也如此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䟽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决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

爇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悦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

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鞬皆數百以函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馬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絶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

假司馬注見武帝天漢二年從事大將軍之屬官也從軍職參謀議鄯善王廣鄯善注見

集覽 假司馬注見武帝天漢二年從事大將軍之屬官也從軍職參謀議鄯善王廣鄯善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廣其王之名文俗吏謂郭恂也拘泥文法未脱流俗故曰文俗吏初夜猶言初更時為質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質馬軍司馬大將軍之屬官有司馬一人雄張張主亮反心自侈大也騧馬騧姑華反淺黄色而黑喙者

質實 班超安陵人固之弟也

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

驗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

是月晦日食○以王敏為司徒○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王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

質實阜陵國名注見晋明帝咸和元年

北匈奴大入雲中考異此誤不書冦與元朔三年匈奴入代郡同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

籍死者千餘人由集覽蔣食注見光武建武五年轔藉轔音吝轔轢車踐也藉慈此不敢向雲中

夜反蹈質實廉范杜陵人藉也

書法猾夏書冠此其書入何譏也曷為譏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不書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上常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質

實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

北海王睦卒

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質實 北海國名注見宣帝永康元年青州

司徒敏卒以鮑昱為司徒○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

集覽 汶山今成都路茂州是按方輿勝覽漢汶山郡古氐羌地秦漢時君長十數冉駹最大依山以居疊石為室如浮圖然以梯上下貨藏于上人居其中畜圂于下漢武時請臣遂以冉駹為汶

山郡唐改茂州白狼槃木白狼與槃木皆西南夷遠國名在木牛徼外 質實 汶山郡名注見武帝

元鼎六年

竇固司馬班超執疏勒王兜題而更立其故王子忠

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名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集覽 北道即扶風郡栒邑也疏勒注

見武帝元鼎二年逆遣逆謂上書猶言今上表也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

正誤 逆遣今按逆遣猶言預遣班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故曰逆遣安帝延光二年荀淑逆曰云云集覽註逆迎也迎先便說此義為近若以逆為上書何不直云奏遣乎且班超已至疏勒又何暇上書于朝而遣吏乎下又勅慮乃超戒勅之非詔勅也

夏五月百官上壽

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集覽 賜民爵明帝本紀詔賜天下男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前書音義曰男子

謂戸内之長也人賜爵者有罪則得賜貧者得賣與人

書法上壽不書據兕寛不書此何以書譏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特書譏之終綱目書上壽二而已是年唐代宗大歴元年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考異提要此句下有官字據後建初元年書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則此當從提要

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幷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

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集覽崑崙塞崑崙山名因以名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以山有崑崙之體故名馬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史記注肅州崑崙非河源所出者夏禹本紀注金城臨羌縣有崑崙祠敦煌廟至縣有崑崙障其河源所出也又崑崙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請行前漢書項籍傳使司馬欣將秦軍行前注置前而行也又終軍傳臣宜當矢石啓前行注行下郎反安得後王名

正誤請行前今白山注見按行如字

質實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關寵安衆人柳中縣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國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考異提要戊誤作巳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集覽左鹿蠡王鹿或作谷

注見昭帝始元二年右谷蠡王傳矢傳讀與附同著也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集覽太微注見景帝後三年○秋八月帝崩

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集覽藏主主謂神主也注見光武建武二年光烈皇后陰后也更衣別室顏師古曰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也便殿寢側之別室所謂更衣也為子求郎句絕為其子求為郎官也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郎官上應列宿注見桓帝延熹七年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公車注見文帝三年反支日後書潛夫論注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

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

書法　賀善贊曰永平富教之事綱目屢書于策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食詔群司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一念之微近於滿假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太子炟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葬顯節陵質實一統志云顯節陵在河南府城東南○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録尚書事集覽録尚書事録采記也總領衆事也漢武初有領尚書事章帝時趙憙牟融並録尚書事尚書有録名蓋始于此猶冢宰總巳之義大臣權重者為之○十一月以第五倫為

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考異提要已誤作戊

馬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

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書法 自十六年至是三年爾而邊境亦多事矣西域之通其得失何如哉綱目備書之所以戒也

發明 王者不勤遠畧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

鑒之閒關謝貿西邊自是無事蓋二十年有賓固者始遣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辨而明矣或者猶以班超為奇功豈不過哉

是月晦日食○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考異以字下當有舅字據分注馬廖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此當書舅以著外戚權勢之隆刊本誤漏舅字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

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皇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集覽 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也尉者候也顏師古曰越騎校尉主越騎在八校尉之數友愛天至友愛其兄弟乃天性之至極三輔衣冠三輔注見武帝征和元年衣冠謂士大夫也知與不知謂無問素相知與不相知皆賙贍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九下